

叢桂偶記目次

卷一

張仲景	一
神應侯	五
厥	五
白酒	七
甘草粉蜜湯	八
廣東人參	九
風	一一
怪產	一四
吮癰	一四
吹雲	一五
曼陀羅花	一六
徽瘡秘錄	一七
牛黃清心圓	一七
傷寒	一八
五毒五藥	二三

伊吹艾草	二五
生生乳	二七
產婦側臥	二八
人勢	二八
蠱	三〇
貓鬼野道	三二
水腫	三三
菌毒	三四
黃龍湯	三五
黃胖	三五
母多足	三七
祭神農	三八
痘神	三九
痘瘡	四〇
素問評	四四
一具	四五
吹奶	四五

畏疫·····	四五	鷓鴣·····	四七
假作正月·····	四六	饑饉·····	四八
知雨霽·····	四六		

叢桂偶記卷一

水戶侍醫 南陽原昌克子柔著

張仲景

仲景不詳何時人。傷寒論自序。世人多疑其僞撰。而言仲景後漢建安中
之人。而官至長沙太守。是以其自序爲自序者也。傷寒論序曰。余宗族素多。向
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

十餘。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云云。范曄後漢書。只有張氏爲南陽族姓之語。果其有張

機字仲景。南陽人。而學同郡張伯祖者。經方大有時名。則何不與郭玉華

佗等同傳。靈帝時。孫堅守長沙。後漢書。劉表傳曰。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
刺史王淑。詔書以表爲荆州刺史。又靈帝紀曰。中平四

年。零陵人劉翊。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及袁術有南陽。以蘇代領長沙。後漢書。袁術傳曰。術長
豫州刺史司馬彪。略曰。術屯魯陽。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建安二年。長

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二郡。畔劉表。後漢書。劉表傳。三國志。桓階傳曰。階字伯
緒。長沙臨湘人也。太守孫堅。舉階孝廉。

除向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留難請表乞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表
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
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同
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伏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天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
今若率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

羨卒。子惲嗣爲長

沙太守。劉表并之。三國志。劉表傳曰。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
長沙復立其子惲。表遂攻并惲。南攻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以韓玄爲長沙太守。三國志。黃忠傳曰。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爲
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將

卷一 張仲景

一

軍。仍就故任。統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曹公平荊州。蜀志。辟劉巴爲掾使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國志。劉巴傳曰。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劉巴等士從之。曹公敗

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表劉表長子琦爲荊州刺史。又征四郡。長沙太守

韓玄降。蜀志。先主使諸葛亮督零桂長沙三郡。三國志。諸葛亮傳曰。先主遂收江南。

沙三郡。○此時又擢廖立爲長沙太守。三國志。廖立傳曰。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

建安十三年。○此時又擢廖立爲長沙太守。三國志。廖立傳曰。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

士。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能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夏才。長沙既非漢

家有。後終屬于吳。蜀志曰。建安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

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由是觀之。靈獻之間

似無令仲景守長沙之日也。諸書所記仲景不一。皆出于附託。特以皇甫

謐所說爲古。其他不足言焉。乃今抄記其說。葛洪統譜。一統志。歷代名醫傳

皇甫謐甲乙經序曰。漢有華佗。仲景其他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亦不能盡

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差云。後九年季琰病

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

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

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景。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

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

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按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一。

此二事雖扁鵲倉

公無以加也。華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仲景論廣伊尹錫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云云。

皇甫謐釋勸文曰：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晉書皇甫謐傳。

王冰素問序曰：周有秦公，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

按張公斥仲景。

李濂醫史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瘡，尤精經方。遂大有皆譽。漢靈帝嘗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與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數日後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耶？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

張果醫說曰。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瘁。予每見必勸服入味丸。初不甚。後累醫不痊。謾服數量。遂安。或問渴而以入味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爲此方。蓋渴病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毒也。治宅

又曰。後漢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術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以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爲上手。時人以爲

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

註曰。出何類別傳。甲乙經。仲景方論序。

三國志演義張松難楊修條曰。問曰。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紀。豈能盡數也。

方有執傷寒條辨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有仲景爲誇。

盧汝明

吳郡人。

古琴疏

出說

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

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其人以寶具對。乃譚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入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劉爲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徐衡神僊通鑑曰。元嘉辛卯冬。桓帝感寒疾。發熱不止。大醫調治無效。廣

徵良醫。傳驛赴京。有舉長沙太守張機。深達軒岐。剋期召入。病經十七日。機診視曰。正傷寒。擬投一劑。品味輒乃兩計。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涼。留機爲侍中。初得陽勵公之傳。見朝政日非。歎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遂去。隱少室山。著金匱玉函諸書。陽勵公復來引去。神仙傳。靈芝始立。秀爲靈王。供武進。舉銅馬賊於鉅鹿。黑盜悉降。於賊散入烏桓界。賈復與五校賊。悉入被擒。賜糧於外。無營固絕。適草傳靈來納。入腹以油。悉燒之。出一丹。離之。金匱。贈以金帛。醫曰。吾陽勵公也。機買君忠勇。故救之。頭然而去。

淵鑑類函曰。漢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之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脈之祖。按漢書。機引。

神應侯

神應侯。扁鵲謚也。人多不知。只鍼灸書有神應經。此書題名。蓋根蒂于此。通鑑曰。宋仁宗寶元二年。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先師也。帝爲封鵲扁爲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爲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張果醫說。引皇朝類苑。而事有同異。

厥

厥是病名。有所結滯壅塞。卒然暴發之病。皆以厥字目之。扁鵲所謂五藏

蹇中之皆暴作也。卽是也。晏子春秋曰。厥陽。金匱要略曰。經云。厥陽獨行。
 今內經無此語。後世醫家以爲冷寒無陽之義者。非也。陳微雪潭居醫約
 論厥者。頗爲得。雪潭居醫約曰。夫厥證之起於手足者。厥勢之始也。甚至猝倒。暴厥不知
 人。輕則漸醒。重則卽死。最爲急候。後世不能詳察。但以手足寒熱爲厥。
 又有以脚氣爲厥者。譯之甚也。雖仲景寒厥熱厥之分。亦以手足爲言。黃帝以辨傷寒之寒熱耳。
 非若內經之所謂厥也。觀大奇論曰。暴厥者。忽不知人。不能言。調經論曰。血之與氣并走於上。
 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經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陽。足陽明。五絡俱竭。令
 人身脈皆重。而形無所知。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若此者。豈止於手足寒熱。及脚氣之謂耶。今
 人多不知厥證。而皆指爲中風。事不誤人乎。夫中風者。病多經絡之受傷。厥證者。其內精
 氣之自奪。故表裏虛實病情當辨。名義不正。無怪其以風治厥也。醫中之害。莫比焉甚。古
 言四支厥冷者。陰陽氣不相順接。手足暴冷也。後世終以爲手足冷者總
 稱。屬不知厥義。厥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靈
 樞曰。刺熱厥者。留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爲熱。又中藏經論天地陰
 陽厥。此書雖僞撰。然論厥者。爲優於後人之說。中藏經。說天地之陽厥。則云。風暴
 云。飛霜走電。朝昏暴暴。論人身陰厥。暴寒卒寒。一身拘急。按厥證厥通用。又作厥。而儒書用
 蹇。醫書用厥。左傳曰。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蹇其本。杜預
 曰。蹇猶拔也。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庫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蹇。
 楊倞曰。傾倒也。列子曰。枳食其皮汁。已憤蹇之病。張湛曰。蹇者氣疾也。呂
 氏春秋曰。蹇足則爲蹇。爲蹇註曰。蹇逆疾也。又曰。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命之曰招蹇之機。枚乘七發。原於此語。而作蹇蹇之機。史記。扁鵲
 傳曰。暴蹇正義曰。釋名云。蹇氣從下。蹇起上行。外及心腦也。又曰。尸蹇。以

上註家不說壅滯結塞之義。後漢趙壹書曰。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著其神。傷寒論曰。藏厥又曰。藏結。是結厥音通。夫病以厥名者。倉公傳有熱蹇風蹇蹇上之稱。其他如卒厥。死厥。痙厥。脈厥。陽厥。氣厥。痰厥。血厥。酒厥。食厥。狂厥。肝厥。厥頭痛等。不可每舉。皆屬結義。然不言結曰厥者。厥字含蓄有所結滯壅結。而卒然暴作之意也。不言脈絕而言脈厥。不言冷逆而言陽厥。爲物壅閉。脈氣不來。手足脈絕者曰脈厥。爲物隔絕。陽氣屈伏不敷於外。一身冰冷者曰陽厥。此二證多在傷寒內實。癰疽奔豚。卒發之人。若夫通暢其壅結。則俄頃復故。所謂憤蹇。暴蹇。招蹇。癢蹇。尸蹇。爲蹇之蹇。亦此義也。左傳蹇其本之蹇。固同義。蓋臨父喪不哀。於孝道既見生蹇之機。言他日必發動。不能有其宗之意也。

白酒

仲景方。枳實薤白白酒湯。人多用清酒。其言曰。白猶白湯之白。又曰。梁武帝詩。金盞盛白酒。因知是美酒也。按白湯與藥湯對。猶白徒白民之白也。靈樞云。以白酒和桂。而飲美酒。可見白酒與美酒異。學之藥性辨曰。米酒始熟未釀而酌取上澄者。名爲白酒。俗呼乃革古米是也。蓋臆說也。造白酒法。諸書不一。揚州府志曰。白酒各州縣皆有。用草麴三日可成。味極美。食物本草曰。白酒處處有之。以麴與麴釀米爲酒母。以水隨下隨飲。初下

時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武帝所詠白酒。蓋此類。王孫藥性纂要曰。杭州白酒。乃石灰湯也。飲之不特肚脹。而舌燥口苦。最爲害人。由是觀之。白酒多種。皆非入藥用之品也。禮內則曰。酒有清白。鄭玄曰。昔酒。今之會久。白酒所謂舊醖。廣韻曰。昔酒。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曰。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本草綱目曰。飲膳標題云。白者曰醴。玉篇曰。白酒也。周禮天官酒正。鄭曰。釋文曰。卽今白醴酒也。白酒千金方。作白醴漿。卽酢也。外臺方。作白醴酒。程衍道註曰。載音再。酢漿也。又按字典。音代。說文。酢漿也。玉篇。釋米汁也。周禮天官酒正。漿註。載漿。載之言載也。米汁相載也。乃今用酢爲得。飲膳正要曰。米酢爲上。入藥用。

甘草粉蜜湯

諸注家釋粉曰。卽粉錫也。一名白粉。一名鉛粉。又名胡粉。此乃用鉛化造者。其法詳于李氏綱目。今以藥鋪呼篤烏那慈地者爲真。勿用婦人傅面。稱和失魯肥者。以有夾雜也。本草逢言曰。甘草粉蜜湯。治蛇病吐涎心痛。專取胡粉殺蟲。甘草安胃。蜜以誘入蟲口也。又傷寒直解。及論註。皆以爲鉛粉。以故近世古方家先生。皆用胡粉而不疑。按千金方。并外臺方。作梁米粉。蓋本論。粉上脫梁米二字也。千金外臺。以不題其方名。人徒看過傳

謬而已。

廣東人參

世有稱廣東人參者。往年官禁不許市賣。蓋以其非參類也。近禁漸開。得貨之人多貴重之。以爲勝韓種人參。議者或疑以爲沙參。或以爲零餘子。人參紛紛無明徵。而用之者亦雖知其非參類。而以其味大似人參。用之而不疑。頃聞之長崎人曰。或嘗以朝鮮。廣東。韓種。竹節。四種人參。示之和蘭瘍醫。皆不識之。只指廣東人參曰。亞墨利加。寬政丙辰和蘭將來廣東人參若干斤。又題曰。亞墨利加。仍識此物產亞墨利加。嘗記廣東人呂大圭者。來崎陽。上書言其地不產人參。閱大明一統志。廣東者古百粵之地。而其產無人參。廣東新語曰。越無人參。蘇長公嘗種羅浮。有詩云。上黨天下春。遼東真井底。靈苗此孕育。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真味終祖禰。由是視之。廣東不生人參者。可知也。頃閱徐應登所序醫便。載金不換三七試驗曰。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爲最。粵西是廣東。則所謂廣東人參。卽金不換三七也。此物從來奇藥。故世用廣東人參者。偶中守株而已。本草綱目所說三七之解不一。時珍曰。近傳一種草者。卽今所謂三七也。與金不換不同。如其主治。綱目所載。瀕湖集簡方。醫便皆同。又孫光裕血症全集載之。共無補氣之說。但是係血藥。

用廣東人參者。知之而臨病者。則其誤鮮矣。集簡方。載在本草綱目。今只記醫便。血症全集。

醫便曰。金不換三七經驗仙方。

三七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爲最。產于險峻山谷之間。其味似人參。每莖上七葉。下三根。故名三七。重擬良金。又名金不換。又名血見愁。專治血歸經絡。効最莫比。今將治法。開具于後。

一治金刃箭傷。跌跌傷損。血出不止。自嚼少許。罨患處。即愈。

一治婦人赤白帶下。每服用一錢。研末溫酒送下。

一治吐血。用一錢自嚼。茅花煎湯。或米湯送下。

一治男婦傷寒口齒不開。將生姜擦齒。用姜湯調三錢服。

一治婦人產後敗血作疼。用一錢或五分。艾葉煎湯。老酒研末送下。自嚼

亦可。

一治男婦被打傷青腫不消。用一錢嚼細塗患。即消。

一治男婦害眼十分沈重不開。用一錢嚼爛塗眼外。一宵即愈。醫云。水磨塗眼。

一治男婦紅白痢疾。用一錢研末。木香黃連煎湯。或米泔水送下。

一治蛇傷虎傷。用一錢磨細。酒送下。餘嚼塗患。立効。

一治男人下蠱毒。先嚼一錢。遇毒即返。神効。

一治男婦喉瘋單雙鵝頭。用一錢爲末。鹽酒送下。

一治男婦心氣疼痛。量年久近。用二錢或一錢爲末。溫酒調下。或自嚼。酒送下亦可。

一治小兒痘疹。用一錢蜜水滾熱服下。

一治男婦血淋。用一錢燈草姜湯送下。

一治婦人血山崩。量年遠近。研末一錢。用淡白酒或米湯服。一二次即愈。

一治腸紅下血。用四物湯加三七五分服。最效。或用槐角煎湯。或空心用溫酒服。

一治杖傷或刃破。瘀血取三七隨傷大小。咀嚼罨之。即愈。行杖時。先服一錢亦可。使血不沖心。杖後尤宜屢服之。

一治男婦生無名腫毒。或癰疽等瘡。疼痛不止。一二錢研細塗上。痛即止。或初成。或未成。以好米醋磨塗。即散。

血症全集曰。三七卽金不換。止吐衄血。下血。血崩。氣味甘。微苦溫。主治止血散血。血運。血痛。乃陽明厥陰血分之藥。故能一切血病。吐血衄血。山漆。一錢自嚼。米湯送下。或用五分加入人物湯。下血血崩。研末。同白酒調服。一二錢。或入四物湯服。血痢。米泔水調服。

風

東涯先生曰。中風之病。未詳其名義。以爲中於風。則寒疾之症也。所謂中風者。非寒疾。近代醫書雖有其說。亦未的確。蓋風非風雨之風也。爲氣而解之。其義稍通。心氣疾。氣血疾。充滿軀內。而運動流行者。皆可以稱風。所謂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風者。天地之氣也。故釋之以氣。癰瘡稱大風。其爲氣義可以見也。又有腸風。胃風。又有白瘕風。紫瘕風。此等疾有風名者。皆氣血錯亂所致也。又小兒有急慢驚風。又狂病曰心風。曰風疾。唐書曰。風疾使酒。不可入仕。是狂亂醉狂不任官也。狂人稱風癲漢。又稱風子。又單用風字。以爲心疾。是皆指心氣錯亂也。中風之病。一身氣血偏枯軟痿。作種種形狀。是爲風所中也。西土又有相墓術。謂之風水。又名地理。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出于有身集要。是豈地中有風乎。又言其氣而已。佛書。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四大假合爲幻體。四大各歸其源。煖氣歸于火。轉動歸于風。出于圓覺經。夫風在人身所轉動也。是亦指氣也。又犬之狂。曰風狗。曰顛狗。可見風者氣也。而醫書指心氣氣血之變曰中。佛典是梵言。至其翻譯。皆是唐人以當時之語而譯之。可以證也。余按醫籍以風名病者甚多。然其實不過三義也。而名中風者。有二症。傷寒論曰。中風。是言傷寒輕症。卽風寒之風。於字義爲至當。中。爲去聲。卽傷風也。頭風。破傷風。風濕等。皆風寒之風。屬外因。是爲一義。世之所謂中風者。其證半

身不遂。口眼歪斜。東涯以氣字爲解者也。莊子曰。民濕寢則腰疾偏死。荀子曰。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生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註尙書大傳曰。湯半身體枯。淮南子曰。偏枯之藥。是卽世之所謂中風。而古典不言中風。夫中風者。傷風之名。而係外襲風邪。而偏枯者。原有癰瘤疔瘡。血塊瘀毒。而思慮過度。或酒色昏荒之人。因寒暑飢飽。內勢激發也。至其輕重緩急。順逆虛實。其候多端也。素靈無中風之目。風論有中風字者。謂中於風。而說風之症者。往往有之。素問云。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濕中。或爲寒中。或爲濕。

癰風。或爲偏枯。或爲風。○靈樞云。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此類不可枚舉。

金匱要略說中風者。

有與傷寒論不吻合者。金匱是盡餘殘簡。後人所輯錄。不足爲徵焉。然後漢既以偏枯爲中風。或單稱風疾。表忠傳曰。風疾瘖不能言。又三國志註曹瞞傳曰。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此稱中風者。父母病之。其子多病之。屬內因。所謂大麻風癩風。大風等諸名。皆爲一義也。至如風狂。風癩。風狗。風魔。則又別爲一義。通鑑曰。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

笑。

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事士曰。祝公五經播地盡矣。

胡三省曰。所謂人風舞。非春秋魯大夫

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人音。行人風者也。借人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爲風。此則欽明所謂人風也。是與風狂風癩之風同義也。

怪產

夏修己背折而生禹。殷簡狄胸剖而生契。嘗以爲不可信。城北多賀郡折橋村一農婦。經閉腹滿。諸醫認爲鼓脹。後數月。臍上發疽。既潰。膿汁雜出毛髮。人以爲異。日後潰口出一足。衆皆驚愕。瘍醫斷之。從是日出。顛蓋脊肋諸骨及胞腸。始知其姪。調理數月得愈。古史所記不可誣也。治之者。門人庄司以文之父友智。實寬政戊午七月之事也。

吮癰

史記吳起傳曰。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前漢書鄧通傳曰。上嘗病癰。通爲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齕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齕之。太子慚。克嘗以爲吮疽齕癰者。良將與士卒分勞苦者。倭臣淫蠱媚主者。不問驗與不驗。必

在得其心而有此事也。水戶城西飯富村有一農夫貧且魯。加之累年不登。於是計營益窮。因舉田宅賣之。身爲瘍醫家奴。因識一二煉膏。乃辭還里。自稱得治癰疽之妙。舊知奴生平者。竊嗤笑焉。無乞療者。奴又餓隣里偶有患疽者。其家貧無迎醫之資。因招奴。奴欣然應招。貼膏。然斷斷令無他技。唯自吮其疽而已。其疽不日而愈。又有一財翁患癰者。名家國手不能治之。初患疽者。屢譽奴之効。翁亦以經數醫之手而不治。終令奴療之。又唯嗽吮如初。而新肉大起。無幾報病。於是隣里鄉黨。刮舌改觀。來迎接踵。余嘗見其奴。實一癡漢。只可令吮之而已。奴曰。膿味不同。有經久而味不惡者。又有臭惡不堪者。吮之數日。則其惡味漸復。已復則生肉活血。可指期而治焉。其瘡瘍吉凶安危。皆以三寸舌卜之。百不失一焉。蓋古吮疽。雖癰。不啻示慈愛結人心。佞諂承順媚人主。以其有良驗奇効。有此事也。

吹雲

癸辛雜識曰。吹雲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傷寒感冷意。問之則謾言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芎散證治云。吹雲傷風。頭痛發熱。此必有所據。今攷香芎散。香芎丸及湯。未見吹雲字。其方出風病門。按吹雲。猶言風雨。吹是北吹。朔吹之吹。雲字書曰。雨聲也。蓋言吹與聲者。說風雨氣爲濕淫之形容歟。

曼陀羅花

曼陀羅花。本草綱目曰。相傳此花笑采釀酒飲。令人舞。予常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驗也。今試之。不問莖葉花實。末之酒服五六分。周身麻木。不知痛痒。又煎一錢許服之。亦可麻。力稍劣。又與火麻子花。蓋枯者益良。陰乾。等分。熱酒調服三錢。昏昏如癡。手足不仁。或甘睡不醒。或神心不守。如風狂。三二日復故。然其性人人異。又有如死者。或云用之一老人。不醒終死。宜斟酌作劑。凡割肉刮骨。不可無此藥也。又以末塗之。皮膚頑麻。然不徹肉。與塗烏頭者同効。近聞西京中神以隣用之。諸病其効多端。余未及識其人。又本草載茉莉根。以酒磨一寸服。則昏迷。一日乃醒。二寸二日。三寸三日。凡跌損骨節。脫臼接骨者。用此則不知痛。余未試。河間紀氏所著。姑妄聽之。曰。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蹤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癢瘡。呼隣婦視。乃其伏覓其夫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蹩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與隣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婿家鳴官。捕得隣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鞠是婦。欲引開棺見尸。

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情。謀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徵瘡秘錄

海寧陳司成徵瘡秘錄。以崇禎壬申就。後閱宋寶漢卿瘡瘍全書。全部十三卷。康熙中。洪瞻巖陳友恭所校。其中載徵瘡秘錄。而又有小異同。稽之全編。漢卿裔孫夢麟增補而行世者也。其序有隆慶三年之記。因疑隆慶崇禎相去六十年。陳司成何物取寶氏成說自爲己說。後又得瘡瘍全書一部十二卷。無徵瘡秘錄文。曰宋燕山寶漢卿輯著。明三衢大西堂繡梓。因識日所閱瘡瘍全書。加陳司成徵瘡秘錄。而射利當時。卽康熙中。洪陳二人之所爲也。讀者宜知之。

牛黃清心圓

癸辛雜識曰。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爲之。謂之京局官。皆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大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十萬。朝廷舉以償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爲諸史藥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麝麝爲姦。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

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爲之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辨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醫云。此方止是前人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門中山羊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後。因循不會改正。余因其說而改之。信然。凡此類。必多有之。信乎誤註本草非細故也。克校之。今本藥味序次多失誤。又不載山羊丸方。諸虛門中。只有大山黃圓。大抵相適。據山黃圓方。除其藥味。則餘牛黃。麝香。羚羊角。龍腦。黃芩。雄黃。犀角。蒲黃八味。是卽牛黃清心圓。而外更餘地黃一味。然未知此說何所據也。黎居士易簡方等所載清心圓。與局方所載同。

傷寒

甚哉。醫之難學。夫醫雖末技。原爲政之一端。凡有情之物。不能無疾病。故設醫藥而救夭札之患矣。神農氏嘗百草。而醫藥興焉。然而正史不載。其所謂本經。後人僞託之書。比之素問難經。則又覺稍下一等。何以素難爲醫家古典。而爭衡於六經乎。而二書惟說鍼灸。如其方藥。則措而不舉。醫

果興于神農。則素難何不載其言。夫以湯液爲不足用。而不及鍼灸之効耶。蓋素問之書。非一時一人之作。合數篇而爲一部者。據文辭而可見也。或云出于戰國。或曰就於漢時。又云與淮南子同作。至五運六氣之說。則唐王冰之所僞作。而古醫籍所未嘗有也。夫醫之用。備人身之變者。而其道賤小也。後學者欲廣大其道。仍轉說其常。則不能不言神仙却老延齡之術。終離先王之道。別說至人真人。爾後千載。論醫者祖述之。滔滔者天下皆是。難經蓋就於一人之手。其論不全知素問者之所著也。蓋作者固不假名於扁鵲。而後人尊信之。遂冒之以扁鵲。然而二書之出。去古未遠。古言之可徵者。往往散在各篇。是不可悉信。而不可悉廢焉。要之醫之興。未可知創何時也。然與謂之未可知創何時也。不如謂之興于神農也。後漢張仲景傷寒論。始載方藥。或云輯古方而作。或云仲景造之。後漢書無列傳。其考既詳于前。今以仲景爲仲景。惟此一書可謂古典也。諸論有晉王叔和插入素難語。大失其真之說。今所傳傷寒論。去叔和之世。既遠矣。亦非叔和所撰次之舊。嗚呼。醫爲政之一端。而不齒于藝苑。人士捨而不校。古書亦多不傳。幸有傷寒論。亦只殘簡不全。而加之有後人攙入。醫之難學。余每長太息于此。仲景之書。固是與諸醫籍不同。古來註者。不知而說之。以其不同。而欲同其不同。方枘圓鑿。終至言古方不宜今人。中世以

來淫理論。五運相尅。司天在泉之說。習熟久爲性徵之仲景。而不通。則以其所信說。攬入其書中。亦不得已也。吾邦之民。不見干戈者二百年于此。承平之久。右文之化。以及吾醫。艮山先生一唱古醫方。人始知讀傷寒論。自是海內知古方宜今人。折衷于仲景。說傷寒者。何徒數十家。比之西土。則其勝遠矣。只其說古方者。明吳又可最有所見。然其著溫疫論。開卷說邪在募原。達原飲主之者。是徒欲建奇幟於千古者。而不足怪。其僻建言家之常態也。至如言白虎達表氣之劑。逐邪不可拘結糞。及其他所言。踏實地。溯源流。實識古方者也。若言溫度與傷寒不同。則亦是素難家之醫而已。舊習既爲性不足深責也。傷寒論與素難之言不同。其題名傷寒者。以羣籍正傷寒之說而解之。則難通。原與冬寒之寒不相關。又曰中風者。與羣籍同看。則半身不仁。口眼喎斜。於仲景則不然。論既見于風字條。吳又可又言傷寒少而溫疫多矣。實傷寒少而溫疫多。則仲景何置其多而論其少乎。或言傷寒者。雅士之言。溫疫者。田舍間之稱。夫或然。或不然。余嘗有答桃井桃菴書。頗辨此事。併附于此曰。

本月十六日。得老兄之書。不題日月。不知其幾日發。承仲景論中中風傷寒。眞溫疫。三證之事。謹領其詳。不佞始以爲老兄之於醫。以復古爲業。且刻日之事。仲景所未嘗論。而老兄之新得。更得其詳。則有益于斯。

醫矣。仍問其詳耳。老兄蓋以建一家之言爲務。古人之說。或有不合老兄之論者。則皆以爲不至實境。豈欲令天下人心悉同老兄乎。何其所見之狹乎。不佞素不好爭。故不欲言老兄建言之非。只問刻日之事而已。其刻日者。仲景所未嘗言。故言無取徵之地。又論不佞之所言中風傷寒。皆是單病。而眞溫疫。別是一證。亦是仲景所未嘗言。而老兄之私說也。老兄又曰。溫者。溫熱也。南天之餘氣。卽所謂瘴癘是也。瘴者。彰也。南天彰明之淫氣。高山亦彰明。故有山嵐瘴氣。亦是仲景所未嘗言也。風土氣候。不與傷寒相涉。讀仲景書。漫引他醫籍。則徒費解。夫風土之說。嶺南衛生方等有論說。老兄何執滯斯空論乎。願高其論。老兄又曰。疫者。行疫有鬼而流行也。故謂之疫。古人所名不亦正乎。亦是仲景所未嘗言。而以疫爲有鬼者。彼我一般。漢有剛卯帶之之制。後漢有振子逐疫之式。本邦打鬼豆。擊鬼木之類。是也。聖人不語怪力亂神。假令有鬼行之。於理療之日。一切無用。又與命名之義。不相協。老兄何以言之正乎。未知老兄刻日之法。有殺鬼技否。凡疫鬼爲祟之類。觀聊齋志異等。則其怪非老兄所言之比。老兄又曰。叔和一失古訓。而素難僞學興焉。素難雖晚出。而叔和以前之書。何其言謬。老兄又以皇甫謐序文中。原于伊尹湯液之語爲徵。唯夫甲乙經。既後于叔和。而伊尹湯液之事。

正史不記何足以爲徵焉。此他老兄所言。不遑枚舉辨之。願老兄讀天下書。而臨醫事。則復古之學。可與言。不佞竊爲老兄惜之。是等之事。一面晤。則竹破冰釋。東西三百里。無緣相見。爲可憾焉。今爲老兄陳鄙見。請老兄少留意。夫傷寒中風者。輕重之稱呼。共失其理。則傳至陰證。又有合病併病。亦有輕重之分也。故周編論之。太陽篇中。溫病一句。後人之所加。何則。論中不再言。是全係以他醫籍併論傷寒溫病所補入也。夫仲景之所論傷寒者。正史所記疫。是也。疫者。取淫疫之義云。說文曰。民皆疾也。是與他醫方書曰正傷寒者不同。四時之通名也。蓋後漢時。或偶呼疫爲傷寒。崔實政論。亦有傷寒語。其他經史未見有之。小品方曰。傷寒是雅士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此說雖謬。然不以傷寒溫疫爲二證者。稍可取也。老兄所謂真溫病。仲景未嘗言。又其溫疫。豈有真候二證乎。老兄若留意於此。則不佞之所試。猶可論。若夫橫義臆斷。互以爲是。則不佞所不屑。不欲與老兄爭也。照亮。不盡。

副治驗二首。畢覽完璧。所諭國字書。大氏答本書中。故不別陳。不佞偏頭痛。刺尺中。去惡血。後覺了了。勿勞念。不佞所申尺中。非老兄所謂指腹爲尺中者。統希省察。

古語往往指藥言毒藥。皆是比論之言也。古方家先生常以爲談資。凡藥之爲物。對疾而爲用。其不冠毒字。亦非常用物。仰藥而死之類。可以見也。周禮所說毒藥。原是一物。東門隨筆既辨之。然無明證。敵異說。藤田子定辨之而示余。其說鑿鑿有據。明了。乃今錄諸左。曰。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鄭玄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按此孟子引書之文。而鄭玄不重引書者。今所讀古文尚書。晉時始行。鄭玄尙未之親故也。近世大儒物茂

卿引此以解論語季康子饋藥。夫子不嘗之章。而醫人好奇者。徂聞其說。遂創爲古方家者流。謂疾醫之業。非專用毒藥不可。妄庸之徒。一意攻擊。其病雖除。其人亦隨而斃。故時人有古方善殺人之謬。不意二王王莽王安石之

後。周禮再施毒于世也。以余觀之。此不善讀周禮之過也。夫醫師。衆醫

疾醫傷寒醫之長。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猶後世尙藥局

也。其職固云。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則上文所

謂聚毒藥者。迺以供疾醫瘍醫等之事也。藥則疾醫職所謂五藥。注云。五藥草木蟲

石藥也。毒則瘍醫職所謂五毒。注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總而曰毒藥。其不言五者。從省文

也。康成以爲藥之辛苦者。雖與良藥苦口之談相類。古書良藥苦口。或有作毒藥苦口者。然下

文明言五藥五毒。則不可從也。以毒藥爲五毒五藥。不獨余臆說。昔人亦

有此解。漢唐諸人藥考錄周禮集義。其解既已如此。更致明何尙禮周禮全經云。毒謂五毒。攻之之毒藥謂五藥。療之之藥二物也。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其說最爲明了。余請

更詳其說。假如典婦功之職爲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而典絲職曰。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總用。典枲職曰。及獻功。受苦功。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典

婦功統之則曰。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讀。謂分別其總用與布紵之籠細。苦

良。卽典絲之良功。典枲之苦功。猶省五毒五藥而言毒藥也。疾醫職曰。以

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

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醫

師。瘍醫職曰。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

瘍者。受其藥焉。醫師之職統之則曰。聚毒藥以共醫事。例以苦良之爲良

功苦功。斯可以證其爲五藥五毒矣。蓋古人命名。各有其義。均之草木蟲

石穀。自其可以攻之而言則爲毒。自其可以療養而言則爲藥。故瘍醫職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剗殺之齊。則備有五毒五藥。而疾醫職掌

萬民之疾病。則言五味五穀五藥。而不言五毒。可以見已。今之古方醫。動

以周禮疾醫爲口實。不知本職實無五毒之文。可發一笑也。

右余偶讀周禮。因考究及此。嘆世無精細讀書之人。然余不學醫。未知其說於醫事當否如何也。聊錄呈南陽原先生乞其是正。

叢桂偶記卷二

水戶侍醫 南陽原昌克子柔著

伊吹艾草

伊吹艾草。自古以爲上品。後藤省艾灸通說載江州猪吹山下。太平寺村。一老人齋眞艾。來京師。將先君子言爲徵焉。且精造法。開街店也。先君子大嘉賞。以其事口占焉。家園纔栽數根。培養甚易茂盛。又手掘采燠根。移種缸中。乃贈之諸州門弟子。令知其眞僞有別也。余按在昔和歌所詠伊吹山。在下野。而非近江膽吹山也。契沖百人一首改觀抄曰。顯昭云。據能因坤元儀。伊吹山。在下野國。其跨濃江二州者。亦稱伊吹。然非是也。又按能因歌枕。亦作下野州。六帖下野艾歌。及清少納言枕草子。送人之下野州歌。亦可以證。蓋京畿好事者。以其地去京不遠。伊吹之名偶同。誤認稱揚之。近世歌人。皆以近江膽吹山入詠。下野河內郡。都賀郡。共有標茅原。都賀郡二荒山。西北有太郎嶽。連其嶽者曰伊吹山。其山麓乃標茅原也。又作標原。又稱標場原。又稱赤沼。土人相傳。昔在宇中將。居于二荒山。今稱上城者其墟也。時賊起侵疆。戰二荒山西北。戰場原也。連年不息。中將之軍。動失利。陸奧小野人獻丸。勇悍好獵。中將使人遊之。猿丸應招。來于二荒山。未熟其地理。故結茅標之。戰遂有功。名其地曰標茅原。後祀中將於二荒山。爲二荒神。花猿丸於太郎嶽。爲慈眼太郎明神。神護景雲中。勝道上人。開二荒山。建大己貴。田心經。味經高產根。三祠。以中將猿丸附之。又宇都宮。橘利遠。崇敏太郎明神。建祠於府中。其地號伊野標茅原。蓋建祠時。擬太郎嶽地名也。其地今有小野氏者。蓋猿丸之裔也云。

生艾草其苗柔軟甘美堪食云。神名帳註曰。宇津宮神社在河內郡宇都宮城之良標原。祀事代主命。二荒山本宮所祀神亦同之。古今集載多太多乃女志免士加波良農佐志毛玖佐和禮我古乃世乃阿羅武嘉岐利彼。風土記曰。俗謂之示現太郎宮。相傳事代主神。舊在二荒山太郎嶽。而見神于此所。故得斯稱也。上社所祀慈眼太郎。蓋示現太郎之訛也。而據以上諸說。伊

吹山標茅原在下野地方者可知也。余往年西上經濃江諸地。瞻吹山下街店市艾往來商旅。齎之以貨四方。後藤不深考之誤。遂至不可改焉。通說又曰。其灸之爲用也。孤行雖微。內治有力。非火氣溫之。暗通艾氣之妙。至矣。盡矣。余謂專謂火氣溫之。則溫石熨法。亦何別焉。灸之治法。不啻艾功火功最存焉。溫石也。熨蒸也。隔物微氣。如艾灸。則點火安駐肌肉上。固與溫石熨蒸異矣。凡百之物。皆以新近不脫其氣爲良。如大陳暫置焉。特艾草貴陳舊經年者。蓋取火勢溫溫如冬日也。新近其勢猛烈。如夏日不可於人身。於是乎畜收經年。乃聽用。孟子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朱子曰。乾久益善。即是也。凡艾灸采野艾。如法製造。經久者爲良。余按瞻吹艾。別是一物。卽九牛草也。或云。藁蒿。未知何是。不徒地名誤。其艾亦誤也。陳嘉謨本草蒙筌云。九牛草產均州山。葉圓長。背白有芒。莖獨植高二尺許。氣香似艾。採亦端陽。謨按艾葉。本經及諸註釋。悉云。生于田野。類藁。複道者爲佳。未嘗以州土拘也。世俗反指此爲野艾。至殘視之。端午節

臨僅探懸戶辟疫而已。其治病症。遍求蕪州所產獨莖圓葉。背白有芒者。稱爲艾之精英。倘有收藏。不吝價買。彼處仕宦。亦每採此。兩京送人。重紙包封。以示珍貴。名益傳遠。四方盡聞。今以形狀考之。九牛草者。即此人多不識。並以艾呼。經註明云。氣雖艾香。實非艾種。醫用作炷。以灸風濕痺疼。癆熱積聚。嘗獲効者。亦因辛竄。可以通利關節而已。謂之全勝真艾。未必能然。大抵人之常情。貴遠賤近。泥于習俗。膠固不移。縱有本經之文。諸家之註。何嘗著一目。視以爲真偽之別耶。噫。可勝嘆哉。按西土亦以九牛草爲藥艾者。彼我一轍。何其相似如斯乎。

生生乳

生生乳。出徽瘡祕錄。神効靈驗。非他藥之所及。而此藥不知其所從來。焦氏筆乘曰。宋朝類苑載楊岷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岷按瘍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去。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剗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溢也。金者。刃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剗。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磁石五。用黃紙實五石其中。燒之二日夜。其煙上著。

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堊。黃瓦器也。此當後世醫方之祖。又曰。瘍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熾肝。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堊。熱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鬚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是乃生生乳之祖。

產婦側臥

本邦產婦禁側臥。特予玄子著產論。令乳婦去產帶安臥。余嘗遊其門。親炙之。其臥者。神心安靜。得快睡。防暈除熱之良策也。其驗大勝於藥餌。而人皆憚之。頃讀一方書。曰。高山血癰治產後并金瘡。立効湯。豐臣秀次公方并云。服湯後。發汗則解去帶。側臥則妙。與產論說暗合也。

人勢

李東璧曰。人陰莖。非藥物也。輟耕錄載杭州沈生。犯姦事露。引刀自割其勢。流血經月不合。或令尋所割勢酒服。不數日而愈。按高山血癰方內。用人勢。立効湯。秀次公方并同。而人勢作畢丸。本邦古昔入藥。治金瘡者。與輟耕錄相符。

高山血癰

上杉某方

療產後血暈并金瘡。

人參

沈香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葱白 十莖長二寸

燒味嚼 龜腹肉大

外腎 制作用片刮去中道黃物洗淨陰乾五分

右咬咀以水二盞煎取一盞二分。分之二服。其一乘熱飲之。其一帶溫飲之。不留渣滓。都要飲盡。少頃渾身覺溫溫。頂上出汗。須去中帶。穩臥如平常。任其睡。勿呼起。若不解帶而臥者。爲後患。

立効湯 吉松流方○按松與益字之誤

治金瘡產後并角弓反張者。

人參

沈香 各三分五釐

甘草

五釐其入面白者妙亦者生用

葱白

長一寸許三莖煎至七莖剉乾用者亦佳

燒味嚼

藥子大去外邊焦黑者乾收

犀角

三分五釐臘月取之剉爲片插竹北陰之地曬乾燒好細一宿剉乾若無犀角代鹿角或加至五分

右水二盞煎取一盞半。熱飲。當背脊汗出。候其額上熱熱然。再飲。令去帶。側臥。則佳。有熱者。倍加犀角。無熱者。減半。血氣上衝者。加重便三蛤貝殼。許。以四五歲兒便。爲良。無汗身冰冷者。加葱七莖。汗多者。一莖。凡服藥後。若吐者。凶。產後中風。或角弓反張。或惡露不下。或發瘧。并主之。禁如法。且忌乾柿。

豐臣秀次公方

治產後血暈兼金瘡。

人參 大

沈香 中

犀角

甘草 各少許

葱白 二寸許七莖

燒味嚼 龜腹肉大

右咬咀加麝香少許。用水一盞半。煎至半盞。熱服。候其鼻尖發汗。解帶側

臥勿掉搖。血暈不省人事者。最宜服之。其證不具者。勿用。

蠱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又曰。生內熱。惑蠱之疾。後世所謂陰虛火動之症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

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謂之蠱。杜預曰。蠱惑疾。按惑蠱。蓋古所稱之病名。於今復不用。張仲景所

謂百合狐惑病。狐蠱音或通。崔氏方曰。易有蠱卦。又子產所說。並以器皿

中蟲爲蠱。今省。凡皿上安一虫字。或作虫邊。大非體也。南齊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

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蠅。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蠅則曰蠅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體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國女子嫁者。

余按爲子產之言者。誤也。晏子春秋曰。無良左右。淫蠱寡人。後漢梁冀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是亦同義。而不必病名。戾

太子巫蠱之事。亦非此義。而醫家所說有水蠱。飛蠱。蠱脹。腸蠱。蠱注。痢等

之稱。鑒書謂蠱有數種。而人養作者。最多也。中毒者。吐下惡血而死。腸蠱

蠱注。痢者。以其似器中蠱之狀。爲名也。水蠱與蠱脹。并非中毒淫惑之症。

靈樞曰。男子如蠱。女子如蛆。香川太冲解蠱字曰。鼓蠱音通。是也。春臺漫

筆曰。狗蠱。蓋本巫蠱之義。病源候論曰。貓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類。變爲

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事之。猶事蠱。以毒害人。其病狀心腹刺痛。食人腑

藏吐血痢血而死有野道者是無主之蠱也。人有畜事蠱以毒害人爲惡。既積乃至死其蠱則無所依止。浮遊田野道路之間。有犯害人者其病發猶蠱狀。按稱飛蠱者是也。飛蠱肘后方云。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字彙曰。米久積變爲飛蠱。增。

沈存中夢溪筆談曰。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許宏湖海奇方云。經驗方。治桃生。桃。仁齋直指方。作桃。毒。忽肋下腫起如癰疽狀。頃刻大如盃碗。此乃中桃生毒也。俟五更。以菴豆細嚼試。若香甜則是也。急以川升麻爲末。取冷熱水調二錢連服之。若洞泄出如葱根者。腫即消也。却以平胃散調補之。即瑛七修類藁曰。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即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官病之也。揭出之。又陳明善洗冤錄載金蠱

蠱藥思蠱事小異。

洗冤錄曰。金蠱。一名金蠱蟲。蟲屈如指環。食故餅用錫。如蠶之食葉。所飲。則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蠱之極難。水火兵刃都不能害。必信其所致金銀錫物。置蠱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本隨以往。謂之嫁金蠱。不然人人腹腹腸胃。完而後出也。○粵西有藥思蠱。狀似蠶絲蟲。如蠶豆大。能變幻。

作小孩形。遺嫁之法。彷彿金蠱。春臺所言狗蠱者。乃錢希言繪園所謂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大名韓盧狗大王。即犬妖所作矣。即是醫藥正傳載殺白犬治驗一條。亦犬妖所作。而事與是不同。

醫藥正傳曰。一婦人年二十七。面青。略有潮熱。飲食不食。其腹作時作數而虛。每夜見白衣少年與睡。一醫與八物傷。服藥十貼。不効。召予治之。見其家有白犬臥枕戶間。予曰。必此犬為怪。命殺犬取其心血及膽汁。丸安神定志之藥。以八物吞下。服藥十數貼。丸藥一料。以安。其丸藥用遠志。石菖蒲。川歸。黃連。茯苓。砂。側柏葉。草龍膽等藥也。

貓鬼野道。余久疑之。巢元方曰。老狸野物之類。變為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事之。獨孤陀婢呼曰。貓女可來。

貓鬼野道

隋書獨孤陀傳曰。徐阿尼。事貓鬼。每以子夜祀之。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居數日。貓鬼向索酒。其妻曰。無錢可取。置。陀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大理王楊道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是貓精以淫祀無往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毒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是貓精以淫祀所畜之物。而非他物之變也。所以言貓鬼也。野道。巢氏以為無主蠱。於原野上所得也。隋高祖開皇十八年。延州刺史獨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貓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為。令高頌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轎車載陀夫妻。

妹。由是意陀所為。令高頌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轎車載陀夫妻。

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貓鬼家。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并投於四裔。蓋野道言左道妖術之事。非其道。故曰野也。果爲無主蠱。則令何物奉此詔乎。

水腫

平安山陽東門先生寄書曰。得浪華林一烏治水腫方曰。地膚子。大大麥。小豆。中各右三味各別炒。合和調勻更炒之。是一烏之奴竊識而傳之也。余不知林一烏爲何人。後讀望鹿門又玄餘草。有林一烏傳曰。羽林山名氏持節戍鎮攝城。臨往令烏以醫藥從焉。到時城內逢于疫腫更興焉。一般流行。暴死者甚多。烏爲設一法。又立一方。斷禁米粟。偏食菽麥。以令疎泄。敦阜乃試施之。屢有收功。後好事者。或名爲脚氣腫滿云。然烏者惟稱腫不用別名。烏來東都。寓居于金龍山畔。其治驗藥餌。自積爲書。名客中集。其書半刻在世。半藏在家。未全備。乃活套也。其立方。禁祕枕中。不欲傳非人。故其書不載。或欲將三百金換其方者。不敢肯。然今其不傳。後世恐屬烏有。可惜哉。東門先生之所傳。蓋此方也。或傳三輪神庫藏水腫方。茯苓。

猪苓澤瀉大麥赤小豆地膚子各等分牽牛子半鬱者加木香上逆加枳榔後
 林一烏加縮砂香附子各一分半七日內餌麥與赤豆林氏據三輪方者
 也痕華有鑑川者余聞其善治水腫因叩其方曰禁穀食令食赤小豆一
 味以砂糖或醬鹽隨其好和調之一二日厭食赤豆者單麥間之雖菜果
 不許食之如此二三日而得快利其間服赤小豆猪苓澤瀉木通縮砂各五錢
 香附子錢一右水煎亦據林氏之法者也

菌毒

香祖筆記曰天平山僧得蕈一叢煮食之大吐內三人取鴛鴦草啖之遂
 愈二人不噉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
 或傳皆可也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也余未試俟後日菌有毒人皆
 識之都會之人所食者香黃菌之屬皆無毒山林幽僻之人或食無名諸
 菌中毒者多致殞余幼時在江戶駒籠邸先鋒隊卒三人入永樂園見橋
 柱栗村生菌把之烹食明日一人出學射持滿而發箭飛二三尺而墮自
 云咄咄怪事又發落膝前傍人皆笑俄然昏倒人皆以爲風痺昇而送舍
 則前二人既病臥在牀上一人其中毒稍輕者自云昨所食之菌毒焉諸
 醫亂投備急犀角等諸藥無寸効一身黑紫經二三日而死一人稍輕者
 得活周密癸辛雜識曰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

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庸理圻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尙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承原作象錄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人中黃。解諸毒。人皆識之。而不用之。先鋒卒者。偶然之失可惜。余幼不及此事。每想愴然。

黃龍湯

肘後方曰。絞糞汁飲數合。至一二升。謂之黃龍湯。

小柴胡湯又名黃龍湯。見于千金方。

是解毒

良品。運用多端。不可不知也。不啻消菌毒。內飲外塗。其効甚多。以常有之物。或嫌其穢污。人多不用。寄園寄所寄曰。風狗毒蛇咬傷者。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余嘗著瘰狗傷考一篇。詳述之。此不復贅焉。齊書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一人土。參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土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好愈。

黃胖

源養德脚氣類方曰。近世有浮苦病者。方言也。其症肢體黃腫。胸腹爲脹。治之以水荳鐵粉之劑。服者多愈。蓋田夫野人。多罹此疾。或云黃胖也。又

有母多足者。一名坂下。皆方言也。足脛爲腫。起居如常。甚者難步履。今時屢見兩足粗大。與病偕老者。卽古所謂壅疾是也。又高野山中。冬月間。童子十五六歲者。多罹脚疾。初其感之。兩脚爲攣。行步艱痛。坐臥則如忘。他無所苦。數與藥餌。無効。唯當春暖之時。投脚田澤中。屢蹈泥滓。則愈。或不愈者。動輒爲癰。終身禹步云。率遭此病者。爲瘦人。肥人無之。予謂皆是脚氣之類也。按此病此間未嘗見之。是風土之異也。青浮苦病。又亞遠之病。又阿於太牟。卽黃胖也。醫學綱目。證治準繩。并曰。食勞疳黃。一名黃胖。張氏醫通。食勞黃疸。俗曰黃胖。香川太冲曰。此名出于衛生方鑑。行餘醫言論之詳。中人以下。多染此病。余按本藩地方。栽培烟草之處。尤多此病焉。其證身體青黃。浮腫。起居動作。喘息。隔間動悸如鼓。上衝人迎。築築然而耳鳴。其劇者。或欲起行。則先眩悸喘息。平坐偶然。則動輒喘平。精神不甚惡。但便蹇懈怠。其人手足爪甲。枯碎不長。皺反不澤。是其兆也。大學所謂心廣體胖。朱子曰。胖安舒也。蓋病之者。多眩悸喘息。不能疾步急作。常欲寬平安舒。其名胖。蓋取義於此也。治方緣磐爲君藥。針砂亞之。吾門有針砂湯。皇盤丸。數用數驗。母多足。與黃胖異。別有說。坂下之名。蓋取義於其眩悸短氣。不能登高。頃得元祿年間所輯方書。其中載治青腹病。一名坂下者。葛粉。麴粉。各百錢。硫黃。五錢。鐵粉。五拾錢。右各以好酒煉。風乾堅頓。

再未篩。日三服。每一錢。白湯送下。服後大便必黑。勿驚。是其驗也。若面色及手足。尚不復者。加水苦蕒。薄茶半服許。是黃胖也。沈應陽萬病必愈曰。五疸神丹。綠礬不拘多少。炒至白色爲度。若入瓶中。火煨尤好。細末。煮棗肉爲丸。如櫻桃大。每服五丸。早晨。午間。晚上各一服。冷酒送下。忌醋生冷發物。若蟲亦吐出神効。古人都屬之黃疸者。爲未穩也。今治之其證未甚著。有兼痰喘久嗽等併病者。又有傷風痔漏。藏毒帶下。去血過多後。爲斯症者。宜識之。治方皆同。而方書所未論也。永類鈴方曰。腸風下血。積年不止。虛弱甚者。一服取効。綠礬四兩。入砂鍋內。新瓦蓋定。鹽泥固濟。煨赤取出。入青鹽生硫黃各一兩。研勻。再入鍋中固濟。煨赤取出。去火毒。研入熟附子末一兩。粟米粥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飲溫酒任下三十丸。又魏氏家藏方載硫附鹽礬圓曰。治經年久病下血虛弱甚者。而其方大同少異。是亦失血後爲黃胖之症。只謂虛弱甚者。蓋見其面色青黃。虛悸喘息。而稱之也。其方劑。治黃胖之方。而非治虛弱甚者之藥也。古人之說。有所未盡者。

母多足

母多足。與黃胖異。古曰。癰。曰。瘡。養德屬之脚氣者。傳證治準繩之誤。又言古所爲瘰癧疾者。爲不穩。千金方曰。夫脚氣者。擁疾也。消渴者。宣疾也。春夏

陽氣上故擁疾發即宣疾愈也。秋冬陽氣下故宣疾發即擁疾愈也。審此二者疾可理也。香川太冲曰。有一種俗呼腫腳者。其證初發不覺何因而然。或一脚。或兩腳。脛腫大。不痛不痒。行步不妨。雖不治療。終身無害。間有腿腫者。此亦瘀血惡汁之凝結脚部者。而與陰腫同類。王月堂與脚氣同看。非也可謂活眼矣。余嘗視之。但脚脛腫大。行步艱難。又有陰囊腫脹。殆及地者。其因屬腫症者明矣。小雅云。既微且腫。註曰。野場爲微。腫與瘰同。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瘰。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如淳曰。腫足曰瘰。是乃母多足也。有林福田方特載足腫腫原作瘰灸之法。余未試。福田方曰。以甘刀足第四第五指間。赤脈處分。下骨解。准其腫處。直至一斗五升而無害。若見餘處有赤脈者。破之。腫惡直。傳大黃膏。勿令得風水。又云。刺內腫上大脈。血出即愈。又云。灸外腫夫上。又云。腫之有赤脈直路。灸其佳兩三處。各二十一壯。尤佳。註曰。怪元栗切。一寸也。○類書作瘰。

祭神農

潛居錄曰。八月朔。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帝岐伯。本邦醫家以正月八日祭神農。蓋原于藥師如來結緣日。慈覺大師。修經時一佛一神。日來續之。藥師。江文大明神。以八日現佐爲結緣日。可笑之甚也。大已貴命。少彥名命。爲本邦醫藥之鼻祖。而醫家不祀二神者。蓋由無遺訓及今日者。惜哉。其方法之亡。世傳大同類聚方抄本。安部眞貞奉勅所撰云。近浪華木孔恭鐫行。內有稱神方者。古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余於此篇亦云。

痘神

倉山隨園詩話曰。痘神之說。不見經傳。蘇州名醫薛生白曰。西漢以前無童子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趾。軍人帶此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余考史書凡載人形體者。妍媸各備。無載人面面原作麻者。惟文苑英華載。潁川陳黯年十三。神詩見清源牧其某。其某曰。篇咏河陽花。時痘痂新落。牧戲曰。汝藻才而花面。何不咏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粧花。似此爲痘痂見歌咏之始。樂官諧耳。食錄曰。痘神何神也。姑勿深考。或曰。居峨眉山。姐妹三人。身着麻衣。蓋女仙之流。主人問痘疹之疾。人呼爲麻娘娘云。神甚靈顯而嚴于小節。病痘之家。爲位奉之。言語稍不檢。衣物稍不潔。及誠敬少懈者。病者輒作神言語阿謔之。雖私隱無不揭。其甚者。痘或不治。爲得罪於神也。靈異之跡。不可勝紀。然亦非妄禍人者。吾鄉陳君洪書。兒時以痘死。置於東廂。其母撫而哭之。坐於戶限。倦而假寐。見三麻衣婦人。入室視兒。驚曰。向幾誤此望都宰也。可放還。言畢出戶去。母驚覺。兒已甦矣。後果仕望都縣令。罷官歸。今猶在。由是觀之。痘瘍者。非盡神之爲政也。其亦數之前定者歟。望鹿門醫官玄穉。痘疹十奇說。有祭痘神及酒湯之事。醫官玄穉曰。吾俗間。祭痘神神實如在焉。其湯中雜酒也。若後期則與害并至。而此法獨不在于彼。以並方書無明據。世之醫有難之者。然自古有所執驗而然。俗習不得止也。又櫻陰腐談言酒湯

出于全幼心鑑者。誤也。

全幼心鑑曰。十二日。十三日。瘡毒已落。其瘡癰。或凸或凹。肌肉尙嫩。不可沐浴。

酒湯之事。未知

創于何時。余家兄弟兒女。皆係痘患。未嘗用祭祀及酒湯之事。甥姪又慣

之。終無一異云。本邦患痘家。必祭痘瘡神。夫妻二位於堂。俗謂之裳神。巫

曰。無神名。臨時迎祭所在近祠之靈神。如其然。則當供一神而可。何祭其

配乎。或曰。痘疹守護神者。出雲國大社之末社。驚森明神。文德仁壽三年。

依神命祭之。

驚森明神。祭天月神命。舊事本紀云。天月神命。豐岐縣主等祖。頭書曰。紀如尙云。天月神命。是亦非月讀命。高皇產靈裔神也。顯宗紀云。月神著人曰。我祖

高皇產靈。有鑄造天地之功。奉以歌荒原田。豐岐縣主侍祠。神名曰。豐岐郡。月讀神。而祭社。高御祖神社。又曰。山城國葛野坐月讀神社。所謂月神月讀神社。共是天月神命也乎。

夫妻二神者。終不可解。猶園曰。吳俗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兆吉。

具牲牢獻之者。此名花花五聖。又曰。乃知惡鬼。卽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

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痘瘡

痘瘡諸說。皆云。起於後漢時。而原于馬伏波征南陽行卒患瘡瘡之事。而

後漢書。不記此事。當以出于肘后方爲證。肘後之書。雖經後人之手。猶爲

古書。

肘后方曰。此歲有病時行。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膿。隨快隨生。不卽治。劇者多死。治得差。後瘡與紫黑。謂之方城。此惡毒之氣也。人云。永徽四年。

此瘡從西東流。龜海中。煮藥菜以蒜氣噴之。卽止。初患。急食之。少飯下藥亦得。以建武中。於南陽縣屬所得。仍呼爲瘡瘡。諸醫參詳作治。用之有效。方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敷食之。

○余按後世升麻甚根湯之所祖也。

本邦痘瘡始天平七年乙亥時。醫不識其救法。公卿多斃

於此病。醍醐帝始有患痘之事。文德寶錄曰。仁壽二年二月。京師及畿外。

多患蛇瘡。死者甚衆。天平九年。及弘仁五年。有此瘡患。今年復不免此瘡。而尸羅浮子曰。痘瘡之病。考諸醫家之說。隋巢元方雖說傷寒斑瘡。豌豆瘡。無方藥。唐孫真人書。豌豆瘡。在傷寒部中。而有治方。宋陳言曰。斑瘡。病內經與仲景。皆不載。蓋魏朝方有焉。以白頭赤根者。俗爲豌豆。卽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爲麻。卽虜瘡也。又有大者。爲芋爲萍。此皆輕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而亦有治方。孫陳所言。乃似不拘壯幼。蓋真人者。唐高宗時人。而在天平之前。然則豌豆瘡。自漢土傳我西州。而至京師。古昔無之。而此時初發乎。藤原公忠後愚昧記載。應安七年。後光嚴帝患痘瘡。施藥院使丹波篤直以柚針刺之。病終不治。自天平至應安六百四十餘年。何不熟其方法乎。然痘瘡實起後漢歷三國六朝。至唐無明辨之者。則又何獨責篤直乎。紅毛治痘灌膿時。刺去膿。蓋防內攻之策云。五雜俎曰。韃靼種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一云不食猪肉。故爾。西域聞見錄曰。小兒亦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或損一。亦從無回子麻面者。倘出痘者多。則避於深山極寒之地可免。克按其症之發。不在食餌。五島八丈島亦無此病。蓋其風土爲然。西肥鮮此患。人士未染者。不能遠離其地。含使命四方。或于役江戶。裹足境內。與彼禁錮一般。故聞長崎

及諸方痘瘡流行。則或往其地。祈其傳染。或行種痘法而歸。翁加里亞國亦無痘。行商濟異域者。先行種痘法。而後航海。明和年間。遷入丈民於下野芳賀郡。居頃之。而老壯患痘。寬政八年丙辰五月三日。常陸那珂。一艘漂着。所乘十一人。問之曰。伊豆三宅島舟也。去年七月廿二日。載流徒送入丈島。十月至島。今年四月發島。遇西風。至于此。當日檢之。告官。令吏賜糧食。內有入丈島民三人。曰。入丈島自古無痘瘡。方今一般流行。斃于此病者。日多一日。小民無智。以保一日之命爲幸。奔走竄伏。隱山入谷。避之猶避敵。耕耨漁樵。一時廢業。恐令公田赤地。村甲伍老。入山教諭。以痘災未除。惟死之懼。所保結官絹。染絲既成。織女竄山。或臥枕。無紡績者。恐致稽遲。因報知之。具狀以聞。本島之例。不經八十八夜。則不能渡海。蓋避風禱之災也。輩不及待之。故託三宅島舟解纜。果遇駭風。漂流于此。因問其詳。曰。寬政乙卯九月廿七日。入丈島船自伊豆歸。所乘三根村民。於船中得病。十月三日。周身發紅。不知何病。醫議曰。痘瘡也。本島從來無此病。今有此症。恐傳染外人。乃區畫里外。構小舍置之。終以不起。延及其家人隣側。先是天明年間。島內櫟立村。痘疹流行。死者甚多。以故人心益不安。三根村外十里。斷路。禁往來。使櫟立村往年患痘者。役使之。島吏趣三根村。看護之。死者不止。小民棄家攜妻子。遁逃山中。無幾支村稻葉里。發

痘島吏令病者悉送之本村防之。日後患者比比相屬。不能又送之。其死者多係老壯。如幼少者其病輕。三根村男女千四百餘口。竄山者二百餘人。惟患者千二百人。死者四百六十人。未吉。檇立二村與三根村隔山。故禁村民不得相交。客歲晚冬。檇立村有一人罹患者。速遷之里外。往年死于痘者三百餘人。今年病者皆是幼童。以故死者少。檇立村男女九百餘口。患者百三人。死者二十九人。未吉。村去年臘月一人得痘。併其未發痘之時至其家者。遷之居里外。不得與村人相交會。人人欲棄家避山中。盤驗之。無糧可支數日者。仍教諭就農桑漁樵。至今年正月。比屋患之。未吉。村男女八百餘口。皆逃去山中。患者五十五人。死者十五人。大賀鄉預防之。禁村民與他村往來。客歲季冬有一人發痘者。速遷之三根村。鄉中驚怖。竄入山中。其得免痘死亦不得免餓死。里正等招諭就產業。無一人歸者。逃山中者得痘。又令遷之三根村。無幾患者相次。不暇悉遷之。男女千八百餘口。患者百二十六人。死者四十七人。中之鄉不與痘村相通。嚴防之。至今年早春。一人發痘。送之里外。處草舍。教諭鄉中。勸產業。又一人得痘。鄉人謂不入山。則不能免。與死于痘。寧死于餓。一時騷亂。竄入山中。不日山中發痘者多矣。仍有稍稍歸家者。男女千餘口。患者四十人。死者十三人。小島令禁渡海。故無痘疾。小島民來寓三根村者。二人罹災死。青島

往年地中出火焰燒後。人丈人遷居壘田。島人預防痘災。然亦終不能免。男女百五十餘口。患者十九人。死者十三人。

素問評

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但來先生素問評曰。此篇晉代之文。何則。漢魏晉丞相多兼太傅。將軍春秋以後之官。中正乃魏晉之官。按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以三少爲孤卿。與大卿爲九焉。傳已創于周。將軍未聞周以前有之。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左傳。晉國段女寬。謂驪囂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不足。又禮記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國人來弔。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是也。又老子三十一章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中正按古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後人中正之名。蓋起於此。史記陳勝既爲楚王。以朱房爲中

正

一具

方書云。魚獸爲心肝。秤量者。呼一具。全具不傷敗者。一箇之謂也。王漁仲池北偶談曰。王景略臨終託其子皮十具。牛爲治田之資。不爲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爲一具。俗語有所本。此說與方書所謂一具。固自不同。

吹奶

方書言吹奶。卽乳癰也。儒門事親云。乳癰俗呼曰吹乳是也。又病人答曰。吹癰。寇宗奭曰。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北人謂牛奶花。又李時珍曰。俗呼其苗婆婆奶。又遵生八牋有牛奶柑。此他俗語稱婦人曰奶奶之類。不暇每舉。而字書不載奶字。貝原好古和字雅曰。乳癰奶脫并同。字彙曰。癰音乃。乳也。蓋自癰音乃。生一奶字來者。而字書不收者。遺脫也。寶漢卿瘡瘍經驗全書。論吹字曰。外吹乳者。小兒吮乳吹風。在內故也。內吹乳者。女人腹中有孕。其胎兒轉動。吹風在外故也。煎藥中須用保胎之劑。以治乳發之藥。同治之。而言其胎兒轉動吹風者。爲迂遠。

畏疫

論語曰。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郊特牲曰。鄉人

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在室神也。鄭玄曰。楊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毆疫逐強鬼也。楊或爲獻。或爲難。音曰。楊音傷。難或作儼。周時既有畏疫之事。屠蘇辛盤之屬。皆興於畏疫者。於門戶上插種種之物。西土俗亦同。除日插鱸魚頭尾於門戶。名曰疫案。山子。松下見林國朝佳節錄曰。今按插魚頭者。旁錄之義。紀貫之土佐日記載。門戶插鱸頭。枸葉。蓋昔不必用鱸魚。陳善捫虱新話曰。予聞關中人。不識蟹。蟹。人有得一乾蟹。蟹者。或病。則掛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本邦之鬼。亦不識鱸魚也。夢溪筆談曰。關中無鱸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取得一乾蟹。土人極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往往愈。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假作正月

凡世俗遇疫邪災疾凶荒之歲。則不問何月何日。假作正月模樣。以爲除舊迎新。凶災可轉。相呼曰。流行正月。香祖筆記曰。老學庵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住。又云。唐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晦爲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乃知西土亦有流行正月。

知雨霽

病者知風雨晦晴者皆是血分之不爽也。或屬虛乏。或屬瘀滯。打撲折傷。癰疽疔瘡。皆知之。只蟲積之一症。乃係別因。其治在於此。不在於彼。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更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唐司空邠王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玄宗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瘡甚厚。將雨則沈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爲之慘然。守禮章懷太子之子也。

鷓鴣

西土人忌鷓鴣。鷓鴣屬。本草載鷓鴣。夜飛晝伏。入城城空。入室室空。若聞其聲如笑者。宜速去之。又曰。鷓鴣即鷓也。一名鷓。入室主人當去。賈誼鷓鴣賦。卽惡其不祥也。鷓鴣與鷓甚相似。各有其類。共忌入于人家。日本紀仁德紀曰。天皇生日。木兔入于產殿。譽田天皇召大臣武內宿禰。語之曰。是何瑞也。大臣對言。吉祥也。昨日臣妻產時。鷓鴣入于產屋。是亦異焉。天皇曰。今朕之子。與大臣之子。同日共產。兼有瑞。是天之表也。取其鳥名。各相易名。子爲後葉之契也。是木兔宿禰也。木兔乃鷓鴣也。本邦原不忌此物。頃

讀徐氏筆精

徐積著

曰。梟惡鳥也。人聞其鳴。輒爲不祥。昔梟鳴牙旗。謝艾乃北軍勝。梟鳴庭樹。張率更乃北授官。唐章顓將放榜日。梟鳴簷際。逐之復還。顓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橫罹災患。須臾榜出。顓登第。然則梟非惡鳥也。一士人語余曰。頃夜間聞少婦巧笑。始以爲隣人。細聞之。則其聲在庭外樹梢。家婢侍兒輩驚畏。無出氣者。須臾又聞老丈高笑。不知何怪。最後作鴝鵒鳴兩三叫去。始知其鴝鵒。余曰。本草有之。聞其聲如笑。宜速去之。曰。笑是非不祥之聲。是何理。余不知其對。

饑饉

唐德宗貞元中。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道曰。拘吾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防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本藩郡縣所在。設稗倉而畜積數十百歲。人以爲長物。天明癸卯。七月七日。天雨砂土如重霧。如篩灰。相去咫尺。不可相見。日影如未磨鏡。翳翳無光采。白晝晦暗。家家點燈。不知何故。人皆驚怪。老人或言寶永中。富士山旁吐沙起山。此時如此。後數日。始傳信州錢間山燒。是年盛夏多用。

陰涼。仍著冬衣。甲辰。民甚餓。此冬無雨雪。乙巳。梅雨中無一陰。田畝赤地。稼禾不耕。臘月時發雷聲。人以爲異。丙午。六月。連雨。七月十六日。洪水漂沒民家。平地水高丈餘。關東大饑。都人以爲米商姦黠藏米之所致。數十人。相呼市頭喧嘩。擊破米肆。蹂躪其所畜。米苞狼藉市街。甚至倒屋折柱。街頭爲不通。二三晝夜。橫行都中。壞盡行米數百戶。此時米三台。價百錢。於是本藩開倉廩賑給貧民。牛馬絡繹而運之。里正伍長。相檢校。而無所不及。時貧人雜食芣苢。冬青葉等之物。面色青黃微腫。仍索救之方。乃私製三因方所載解毒丸。告官。博施給之。郡司大得其驗。而與唐書言瘦黑者。不相符。

題叢桂偶記後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豈可盡信乎。將不可盡信乎。信與不信。唯在其人耳。吾南陽先生之於學。廣搜羅羣籍。苟有可以裨益醫事者。雖後世之書。取以備參攷。簸揚舐糠。陶冶鑄鍊。用力之久。瞭然多所發明。如此篇。先生三餘之間。自錄其所見聞。凡若干卷。二三兄弟。校訂得二卷。先上之梓。此書一出。四方之士。知先生用心之篤。玩味揣摩。施之治則。不亦仁術之一助乎。刻成。先生有命令予題其末。敢書數言。以爲之跋。寬政十二年庚申秋。門人大谷恭謹識。

諸子讀偶記談笑以爲常。閱之則

家大人之所著也。今年諸子議而上木。不肖幼未能讀。讀不能解。因木子虛之勸乞。

大人跋其尾云。十一童男昌文謹撰。